

2021年12月06日 星期一  
责编:沈勇跃  
美编:郭金芳  
校对:曹永亮

### 小店故事

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用这句话来形容赵亮的炸串店,再合适不过了。因为他的店在芦淞区董家墩街道建国路的街角,不熟悉这里的人想要找到着实不容易。即使这样,每天来他这吃炸串的顾客总是源源不断。

### 味道

食材新鲜,二十元能吃饱

炸串店坐落在芦淞区建国路原老南方中学一带。小店不到十平方米、四五张桌凳,每日顾客都济济一堂。近日,网上一篇关于老南方中学建国路炸串的贴文火了朋友圈,贴文里提到,这个有历史的炸串店,见证了更多80后、90后的成长。此后,关于这家炸串的朋友圈文章便层出不穷,小店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网红。

对于顾客们的信任,小店的老板赵亮从不辜负,“我用的油一天一换,食材也都是新鲜的。”在赵亮看来,宁愿卖脱销,也不剩下,他说:“因为质量是第一位的。”

店内菜品丰富,炸串价格便宜,吃一大盘也就二十块钱。炸里脊肉、炸土豆、炸年糕、香干基本是食客的标配。

与常规的炸串不同,这家的炸串工序讲究,过油沥出后都要刷一浅层自制辣椒面和“稀”辣椒,像年糕这样的炸面食还要再裹上一层面粉,酥脆又细腻,咬上一口还有软软糯糯的惊喜。

生活的小区变美了,居民为蝶变后的小区点赞。最近,家住芦淞区贺家土街道火电小区的江女士,致电本报表示想为自己的小区打个“广告”。

由于该小区整体基础设施落后,小区环境较差,物业管理混乱,居民改造愿望强烈。近年来,小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与加强基层治理、推进城市更新有机结合,紧紧围绕居民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,转变工作理念,创新改造模式,实现了老旧小区焕新生,居民的幸福感、满意度也显著提升。

## 建国路上网红炸串店: 别看店小 却守住了儿时记忆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杨凌凌



▲炸串店的坚守,为顾客守住了回忆。记者/杨凌凌 摄

### 变迁 吃串的“粉丝”从当学生吃到当爹

赵亮今年31岁,老家在安徽合肥,1996年,他跟随父亲来到株洲,父亲先在市中心开了一家烤烤串店,而后又在老南方中学门口摆摊,一直摆到2007年。

赵亮从15岁起,就跟着父亲每天开着小三轮出摊,风里来雨里去,后来赵亮从父亲那接手了炸串生

### 故事 一根炸串,一头连接记忆,一头连接情感

面积不到十平方米,看起来也略显破旧,但就是这样的一家小店,用一盘盘再普通不过的炸串解了学生们的馋,抚慰了上班族的心。

这些年,赵亮眼看着毛头小伙从跟同学、哥们儿一起来吃,到带女朋友吃,再来就是一家三口。

有时候,食客是半夜赶火车的年轻人,点几根串,为的是找个地方靠一会儿;踉踉跄跄推门而入的醉汉,是想来点热乎的暖胃、醒酒;

意。再后来,炸串摊变成了炸串店,门面几经搬迁,最终在街角安家。

很多老顾客从流动摊点一直追随到学校护坡下,只为自己吃了很多年的老味道。

12月5日,在长沙工作的刘先生来到赵亮的店里买走一大袋炸串。刘先生是南方中学的校友,也

是炸串店的常客。“类似的烤串店其实长沙有很多,但是能让我感受到儿时记忆的却很少。”刘先生,像自己一样,很多从南方中学走出去的校友,都成了炸串店忠实的粉丝。“如今,吃串的粉丝都长大了,还有很多带着孩子来吃串,该叫他们‘粉二代’了吧。”

小店的营业时间从中午12点到凌晨1点,这些年来,赵亮对时间有规划:除了摆弄手机,他会利用这个时段擦桌椅、扫地和拖地。看着下夜班的白领很疲惫,他会和人多聊几句;看到痛苦不堪的人,他猜想人家可能家里有事或者失

恋了,那就不多话,默默多加点辣椒酱。赵亮告诉记者,炸串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小吃,但对于曾经熟悉它的人来说足以模糊双眼。对于经常来这里的食客,有着他们称之为家的味道。所以他觉得,老店存在的意义大概莫过于此吧,味道本身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,传承下去也是存在的另外一种理由。

窗前一个小柜台上,琳琅满目摆着各类修表工具,柜台靠外侧的玻璃窗有了裂纹,一眼望去便知有些年头。

“你坐,他就回来。”得知我来寻找三门老街的故事,曹阿姨下楼,递给我一杯热茶。曹阿姨是这条街上出生的,如今除了她,家里父母姊妹都搬到别处去了。正聊着,男主人回来了,是58岁的彭光强。“繁华的时候,这条街上有好几家钟表维修店,现在只剩下我了。”彭光强说,现在别做做生意,这条街上的住户都不

### “不愿下楼”的老人下楼了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杨凌凌 通讯员/王祎梦

### 街坊邻居助力社区治理

冬日清晨寒意逼人,但仍挡不住65岁老人张春吉遛弯的脚步。他并不走远,就在所住的小区里转一转。张春吉已在火电小区住了20多年,其实在1年前,他还是个“不愿下楼”的老人。

火电小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,共有居民1100人。为了提升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,小区以党支部为核心,引导100余名小区党员及在职党员积极参与小区。

小区党支部还引导党员居民、业委会成员、物业公司共同参与小区事务,小区彻底告别无人管理、脏乱不堪局面。

经过精细化的管理,物业管理也实现了良性循环,2018年以来,该小区结余的管理费以交两个月物业费的形式返还给居民。

### “刷脸”进小区

一大早,居民曾先生站在火电小区门口,脸对着墙上的人脸识别仪器。随着机器里传来“识别通过”的声音,小区大门同步打开,他双手提着买好的菜,大步走进小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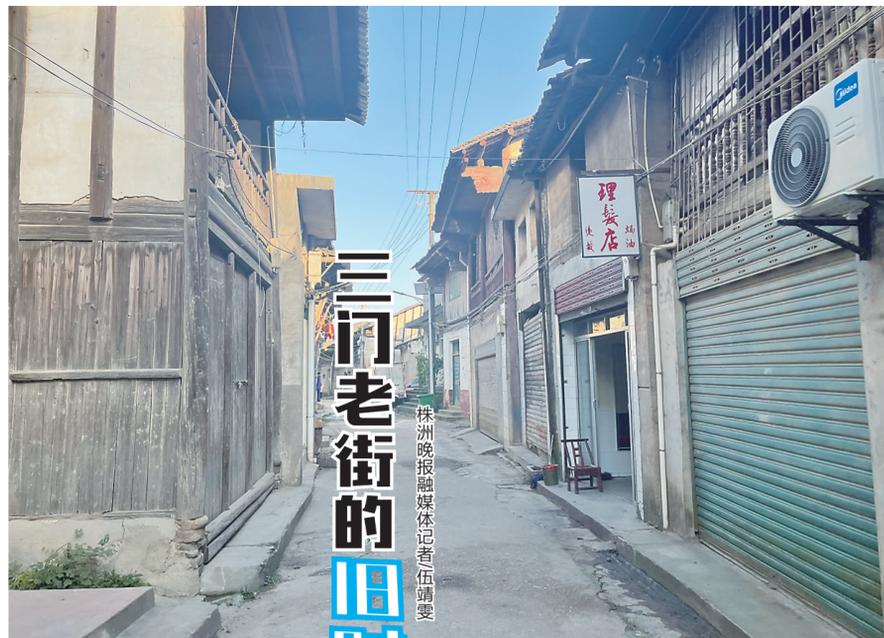
“访客、子女都说我们小区是‘高科技小区’、‘高档老小区’,方便又放心。”曾先生说。

记者了解到,火电小区依托“互联网+”,运用新技术、新手段解决老旧小区资源不足、效率低下、方式落后、居民认可度不高等痛点问题,走出一条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的新路。

### “刷脸”进小区

除了人脸识别门禁外,小区智能门禁还拥有“一键呼”系统,只要独居老人摁下“一键呼”,门卫24小时值班室就能立即收到信号,让独居老人多了一份“生命保障”。

2021年12月06日 星期一  
责编:伍靖雯  
美编:郭金芳  
校对:曹韵红



▲三门老街。伍靖雯/摄

### 株洲老街的故事

## 三门老街的旧时光

三门,浩浩湘江边一个古老的集镇,镇上一条普通的老街,蜿蜒蜿蜒。

近年来,株洲飞快的城市化建设中,三门镇上这条老街始终保持着原始的模样。无论是细窄的街巷、低矮的木结构楼房,亦或油漆写就的店铺招牌,都在诉说老街的寻常往事。

步入老街,仿佛掀开旧时光的窗纱。

### 三门老街有老店

三门老街长不过两三百米,但就在这短短的街巷里,聚集了许多上了年头的老店。

传统的修盆补锅、弹棉絮之类,在城区难寻的店,到这里便可寻到,店内,有把这些活当成吃饭生计的手艺人。

下午的阳光正好,街上行不过几步,就看到一幅木质结构的二层老屋,曹惠平阿姨正在二楼晒被子。

如同旧时,住家的屋子也是店铺。门前一处用油漆写着“码头口店”,但游客很难凭这几个字揣度店里做什么生意。只有走到窗台前侧目细看,才瞧见窗台上方曾有人写过“钟表店”几个红字,只是油漆早已斑驳脱落,只留零星痕迹。

窗前一个小柜台上,琳琅满目摆着各类修表工具,柜台靠外侧的玻璃窗有了裂纹,一眼望去便知有些年头。

“你坐,他就回来。”得知我来寻找三门老街的故事,曹阿姨下楼,递给我一杯热茶。曹阿姨是这条街上出生的,如今除了她,家里父母姊妹都搬到别处去了。

正聊着,男主人回来了,是58岁的彭光强。“繁华的时候,这条街上有好几家钟表维修店,现在只剩下我了。”彭光强说,现在别做做生意,这条街上的住户都不

### 曾是湘江株洲段的“物流中心”

意兴隆,各路船只首尾相接,起航靠埠,上客卸货,一派繁忙。

老街临江的一面曾有一个土码头,俗称“米谷码头”,从前,各地水运过来的粮食和生活用品,在这里加工或再发往四面八方。放到现在,这其实就相当于“物流中心”。

据资料记载,三门镇曾是湘江株洲段四大古镇之一,过去生



▲只要有人看,彭光强便愿意演示如何修表。伍靖雯/摄

剩多少了。

对他来说,修表这门手艺,不仅是爱好,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支撑。身患小儿麻痹症,十多岁他便跟着湘潭一名老师傅学修表,17岁考了证,开了这家店,至此已是半生。

家里一处,他写着“自尊自立自爱自强”,字迹鲜艳。靠着这信念,他成了家,供儿子读了大学,“儿子现在在外地打拼,比我强多了。”彭光强大笑,乡亲们夸他教出个好儿子,这是他最大的慰藉。

也不记得是哪年起,找他修表的人渐渐少了,他又琢磨着自

学修小电器、电子表,“曾有个同行拿了十多个收音机找到我,说他不会修,我一个一个给他修好了。”说起自己的手艺,彭光强总是很骄傲,眼睛亮亮的。

哪怕好久不用,但跟了他半辈子的手艺是不会老的。只要有人想看,他就拿出修表工具,在手上翻飞自如。彭光强给我演示,如何用一把上面有三个锥形小钉的工具把表后盖打开,“以前的表要调好角度,一压一开,现在的电子表没那么精细了。”彭光强说着,又把表盖合上,把工具微微放下。

路,霞石埠的渡……”听街上老人讲起一首民谣,但谁也不记得这是何时由何人留下的了。

老街的尽头就是三门古码头,不过此时满目多是现代化的产物,古码头用麻石铺就,宽4米,有100余阶石级,岸边砌森石护栏。因下游修建航电枢纽工程,水位上升,码头大部分浸入水中。

市博物馆馆长曹敬庄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信息。1988年6月,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株洲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湘江左岸的三级台地上、东距湘江5公里的三门镇燕子村六斗坡发现了一处旧石器点,从网纹红土层内采集到石刮削器一件。后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到现场考察,确认刮削器出土于距地表2米以下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层。根据地层堆积年代推断,六斗坡旧石器点距今约20万年。这就是说,20万年前,株洲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。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株洲地区人类活动的物证遗迹。



▲彭光强、曹惠平两口子。伍靖雯/摄

### 曾出土20万年前古人类石器

一直没搞懂,三门镇与石三门之间的关系,这次算是摸清了一些门道。

根据株洲市地名首席专家彭雪开研究,“三门”之得名至少有四种说法。明朝崇祯年间的《长沙府志》录有三滩,说明“三门”是以湘江中有“三门滩”而得名;到了清代学者王闿运主编的《湘潭县志》则写有“或言水中三石如门,或言岸引有三石门……”,对这一名字的由来采取多元说。

彭雪开此前到镇上调研记录,三门镇原来叫马草场,相传是明末清初,吴三桂屯兵衡阳反抗清朝时修建的跑马场,后来废弃就成了马草场。吴三桂用兵长沙失败后,回兵湘江逆流而上,到了这里就放火烧掉了马草场,附近村镇也遭了殃。

民间传说,村镇被烧后不久,人们在高峰村发现一石山,有3个石洞状如三条门洞,当地人称之为“石三门”,以前“石三门”的三个门都是打开的,内有桌凳,柜台,人们如有困难可以从柜台借钱,但一定要如数归还。后来当地人牵头捐资重建被烧毁的村镇,有人向“石三门”求助得成,就捐建了集镇,集镇建后称为“三门镇”,但据说那次没还钱,后来“石三门”便再无钱可借了。

哪怕是传说,住在这里久了的人,大半人认为三门镇得名于高峰村这个“石三门”,哪怕高峰村离这里约有4公里远。

市博物馆馆长曹敬庄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信息。1988年6月,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,株洲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湘江左岸的三级台地上、东距湘江5公里的三门镇燕子村六斗坡发现了一处旧石器点,从网纹红土层内采集到石刮削器一件。后经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到现场考察,确认刮削器出土于距地表2米以下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层。根据地层堆积年代推断,六斗坡旧石器点距今约20万年。这就是说,20万年前,株洲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。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株洲地区人类活动的物证遗迹。